

·四幕六场话剧·

高粱红了

李杰 编剧

34.7
7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剧本展现了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的东北农村生活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有解放初期就担任县级领导的老干部、土改时期的老贫农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残废军人，也有在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和只记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青年们等等。这几代人，虽然都有着自己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，但他们仍然顽强地投身于拨乱反正的伟大壮举之中。为此，他们流汗，流泪；有痛苦，也有欢乐；甚至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；至于那些靠“左”倾“整人”起家的老少打手们，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毕竟无法阻挡由千百万人民组成的历史洪流汹涌向前。

这是一部饱含着作者的炽热诗情和深沉思考的话剧。

本剧获得文化部、中国剧协颁发的1980——1981年优秀剧本奖。

高粱红了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86400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 5/8插页2

1983年4月第1版
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,700册

书号：8069·200

定价：0.46元

第一幕第一场：老
土改(张云饰)、狗
剩儿(王晓彤饰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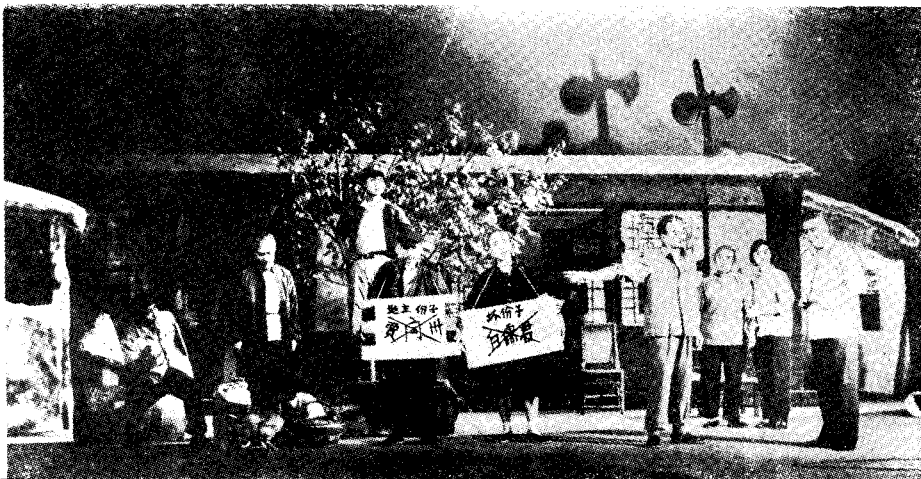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第一场：郑
毅军(王德顺饰)、
孟兰秀(彦世荣
饰)。





第一幕第二场：奶奶(未克利饰)、吴忠臣(田吉海饰)、亚男(贾秀梅饰)、惠芬(黑静环饰)、狗剩儿、唐二尖头(薛世贤饰)。

第一幕第二场：郑毅军、吴忠臣、奶奶、亚男、白儒君(张奕饰)、贾烟王(李长发饰)、老土改、麻花张(许志余饰)、马虎(李守信饰)。





第二幕：惠芬、赵福生（李加斌饰）、唐二尖头、贾烟王、六大爷（吴桂林饰）。

第三幕第一场：老土改、唐二尖头、福生媳妇（杨丽珠饰）、狗剩儿。





第三幕第二场：郑毅军、吴忠臣、赵福生、麻花张、丁主任(潘春饰)。



第四幕：郑毅军、
奶奶、孟兰秀、
亚男。

目 录

高粱红了

第一幕·····	(4)
第二幕·····	(53)
第三幕·····	(76)
第四幕·····	(107)

附 录

我向生活求教·····	李 杰 (121)
漫谈话剧《高粱红了》的思想和 艺术成就·····	谭霈生 (129)
一股清醇之风·····	鄂 华 丁仁堂 (137)
——浅议话剧《高粱红了》	
首次演出本剧的演职员表·····	(140)
文化部、中国剧协联合举办1980—1981年全国 话剧、戏曲、歌剧优秀剧本评奖获奖名单 ···	(142)

目 录

高粱红了

第一幕·····	(4)
第二幕·····	(53)
第三幕·····	(76)
第四幕·····	(107)

附 录

我向生活求教·····	李 杰 (121)
漫谈话剧《高粱红了》的思想和 艺术成就·····	谭霈生 (129)
一股清醇之风·····	鄂 华 丁仁堂 (137)
——浅议话剧《高粱红了》	
首次演出本剧的演职员表·····	(140)
文化部、中国剧协联合举办1980—1981年全国 话剧、戏曲、歌剧优秀剧本评奖获奖名单 ···	(142)

我喜欢红高粱，因为它象农民，
醇厚而顽强，诚实而饱满。

我热爱农民，因为他象土地，默默无声，
在一切的下面，然而却养育着万物……

人 物 表

郑毅军——公社农业助理，后为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，四十五岁。

亚 男——郑毅军的女儿，大队民办教师，二十岁。

奶 奶——郑毅军的母亲，七十岁。

孟兰秀——郑毅军从前的妻子，医生，四十一岁。

吴忠臣——县委顾问，后为县委书记，五十三岁。

老土改——社员，六十岁。

赵福生——老土改的儿子，社员，后为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三十七岁。

福生媳妇——社员，三十五岁。

狗剩儿——赵福生的儿子，八岁。

麻花张——残废军人，四十四、五岁。

白儒君——评词艺人，“坏分子”，后为人民代表，四十七、八岁。

唐二尖头——社员，五十多岁。

贾烟王——地主分子，后来摘了帽子，六十二岁。

惠 芬——贾烟王的女儿，二十岁。

六大爷——大队看房子的，六十多岁。

马 龙——六大爷的长子，大队书记，四十多岁。

马 虎——六大爷的次子，大队治保委员，二十七、八岁。

丁主任——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四十多岁。

医院护士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〔一九七六年夏末燥热的一个下午，在贾家大院。东北农村常见的过去地主的土大院里，一切都是黄土的：土围墙、土房山、土房盖；而且泥皮斑驳，门窗歪斜，让人感到枯燥、单调、丑陋。触目的是墙上刷写的标语：“学理论，抓路线，一年建成大寨县！”〕

〔这大院似乎有过鼎盛时期，那格局让上了年岁的人很容易想到当年主人的殷实。确实，五十年前，第一代贾烟王在凌河的河套里种关东烟发了家，这大院很是热闹过一阵子。现在房檐象破旧耷拉边的草帽的五间上房，当年可是门楣高举，富贵巍然。柁头上刷着蓝油子的四块方木板，闪着“福禄祯祥”的红字，现在还能看出那斑驳的油漆呢；两根窗户立柱上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的红对，从大年贴到老冬，一茬接着一茬；东厢房的大铺经年住着十几个长工；西

厢是马棚、碾道、伙房；院后边还有散牲口的大圈。

〔土地改革使这个大院翻了个个儿：土地还家，物归原主，五间上房分给了两户贫农，老土改住了东头的三间；贾烟王搬到过去榜青的住的东厢房去；西厢的伙房、马棚扒了，如今还剩下一个碾道。

〔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大院几经荣衰：初级社时，上房的两户贫农日子很是红火了两年。碾道里压麦子的，淘黄米的常年不断。老土改还栽了满院子的果树呢。当年地主的花格窗子不过是糊的窗户纸，老土改却镶上了透明的大玻璃。就是被分了地的地主贾烟王，年年腊月也有年猪杀。

〔一个大跃进，跟着吃大锅，刚刚铺下的家底子折腾空了。老土改的邻居搬走了，现在这颓墙破屋的院里住着这样一些人：上房从左至右开着三个门：老土改家、郑毅军家、白儒君家——他只住着一间，在右房山开个门儿，用秫秸搭个门斗儿遮风雨；东厢住的仍是贾烟王；西厢的碾道眼瞅着站不住了，山墙上支着一棵弯曲的榆木杆子，窗下顶着一个石头碾子，——那窗子就是在墙上挖的一个洞。

〔靠老土改家的窗前，摆着酱缸，扣着席子编的尖尖的酱帽子；稍远处，有一棵海棠果树——因

为在房前五米以内，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时幸存了；树下扔着两块冬天压酸菜缸的石头，算是纳凉坐的小凳。

〔东厢的窗前，搭个破席棚；绕过南房山，露出秫秸垛。

〔碾道的墙上用白灰刷着字迹笨拙的标语。

〔幕启：果树上挂的蝥蛄笼子里，那小草虫叫得正欢；碾道里传出隆隆的石碾子声，用条帚疙瘩“拍拍”打马屁股的声音和唐二尖头酸厉的吆喝声：“驾！驾！他妈这一身懒肉！”

〔贾烟王坐在窗下棚里编席。他满脸胡子，神情萎靡，似乎空气对他都是沉重的压力。他动作迟缓地编织着，一双混浊忧郁的眼睛只看着手中的秫秸篾子，仿佛一切思绪——不满、幽怨、疑虑、惧怕和对生活的空茫的希冀，都编到那领席子里去了。

〔狗剩儿穿着红裤衩，光着上身，赤着脚，坐在树下用秫秸扎蝥蛄笼子。蝥蛄叫得他心里痒抓抓的，他仰头看着，笑了，起身用秫秸挑笼子。

“啪”，一个大海棠果碰了下来。他惊了一下，看看上房的窗子，拣起海棠果用小手擦了擦，想吃，又看一眼上房，想起爷爷平日那严厉的告诫，又犹豫了；但他毕竟是孩子，偷偷地吃起来。

〔老土改在屋内，透过窗子底扇上的破碎玻璃片看见了，隔窗喊了声：“狗剩儿！”

〔狗剩儿惊呆了，看着咬了一口的海棠果，不知

〔老土改从屋里走出来。他有着一头来不及剃的花白头发，枯老多皱的面颊，愁苦深陷的眼睛，袒露着的黝黑的胸膛，一看就知道他支撑的是多么糟心的日子。他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把手中拎的柳条筐和半面袋海棠果放下，奔到狗剩儿面前。

老土改 （一把夺过海棠果，象看毁了的珍珠般那么看一眼）你……

狗剩儿 （惊惧委屈）它自己掉下来的，真的，爷爷……

老土改 （酸心地打了孩子一掌）小兔崽子，你咋就没这点记性呀！

狗剩儿 （哭起来）是我摘的吗？是我摘的吗？

〔贾烟王偷偷地也斜了一眼，只顾编他的席。

老土改 （又打一掌）让你犟，我让你犟！扯着耳朵告诉你：别祸害这两个果，可你……（举手又要打）

狗剩儿 （捂着头）人家要摘蝈蝈笼子。爷爷，人家要摘蝈蝈笼子……

老土改 （一把扯下蝈蝈笼子，踹了）让你蝈蝈，蝈蝈，叫得这个心烦！

〔奶奶从自家门出来。她那多皱的清癯的面庞上有一双安详沉静的眼睛，俭朴洁净的衣着，一看

就是那种心地温善、生活认真的老人。当年，她的父亲在小镇上开过私塾馆，算得上书香小康人家。她临帖习字，粗通诗礼，有过清高自好的家庭教养；后来嫁给一个穷教师，不想丈夫早亡，家境自然十分艰难。她刚毅、顽强，在坎坷的人生途中历尽苦难，一生恨透了凌弱欺贫的势力。她守寡四十年，特别看重自己的操守。独子郑毅军，是她整个生活的意义和希望。她抱着自己的为人标准一点一滴地塑造自己的孩子，要他正直、善良，不取悦权贵。生活那样清苦，她仍然供他念了伪满的“国民高等”。解放了，她支持儿子投身革命。一九五九年，郑毅军蒙冤受屈，只要写一份检讨，就可以从轻处理，她却支持儿子：宁肯乌纱不要，假话一句不说。从此她随儿子发配边村，在厄运的折磨下度过了一个个年头。现在，她虽然苍老了，但却象铺下荫凉的老树一样，顽强而善良。

奶 奶 （嗔怪地）你这是干什么，老土改？（走过去，替狗剩儿擦泪）好孩子要懂事，你奶奶病着，爷爷心里不静……

〔狗剩儿益发委屈，放声哭起来。〕

〔唐二尖头一边用笤帚打扫身上的糠粉，一边走出碾房。他高个子，背有点驼，长长的脸上总有那么一点精灵的神气。解放前，他给贾家当过大

老板儿，江东、江北的卖黄烟，自以为是见过世面的人。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巧，屯子里几乎家家买不起咸盐的年头，他在五十里外别的公社的信用社却存着三百元钱。这些年村里干部走马灯似地上来下去，哪一“朝”他都处得可以。他给干部送礼的时候，心里骂着，脸上却笑着；因此，寒冬腊月修方田了，拉出百八十里搞“共产主义大协作”了，抓个“小生产”的活靶子了，都轮不到他的头上。他无冬历夏都赶个老牛车，是人人眼馋的专业积肥员。但谁好谁坏，他心里可有谱。贾烟王是地主，在别人眼里是批斗用的活物，他心里却暗暗佩服：人家是能掐会算地过日子的能手呀。因此，他给儿子娶了贾家的大姑娘，底子钱要的少，又听说听道能干活。他嘴上说划清界限，心里却瞧得起亲家。他是农村中小有计谋又自以为有眼光的人。

唐二尖头 （对老土改）你这是何苦呢！老嫂子病到炕上，死热黄天的打孩子干啥呢！儿子、媳妇在大兵团上修水渠，耳朵根子都得发烧。青瓜裂枣，谁见谁咬，小孩子还能扳住？（顺手撸下一把果，对狗剩儿）拿着，这是二爷给你的。（见狗剩儿不敢接，他自己吃起来）

老土改 （痛苦地长叹）咳！我是不能让他开这个头啊。队上不分钱，买个取灯、咸盐，给病人抓副药，

全指着这几个果呀。（去整理门口的鸡蛋筐）

唐二尖头 吃个海棠果就是一顿巴掌撒子。唉，孩子不会托生，人家城里的，吃香蕉还扒皮呢。

奶 奶 （哄劝狗剩儿）去，再去抓两个蝥蝥，回头我给你找几朵窝瓜花，摘几个黄瓜钮。

〔狗剩儿擦着泪，欲走，房东头母鸡“咯咯”地叫起来。〕

老土改 别玩了，去把鸡蛋拣来，连芦花也抓来。

〔狗剩儿从正房与东厢房的过道下。〕

奶 奶 日子紧巴，不能动不动就打孩子。（拿出一张十元票）毅军刚开支，先把妹子的药抓回来。

老土改 （又感动，又为难）哪好总这么的，老姐姐！

唐二尖头 拿着吧，郑县长也不是外人。

老土改 他若是还挣着县长的工资，我早就吱声了。如今放到公社当个农业助理，能开多少钱？

唐二尖头 堂堂的县长，一下子就撸成个工作员！这年头，庄稼人挨折腾，当官儿的也象打滑跣溜，碰上个小坎儿就造个前趴子！

奶 奶 （告诫地）瞧你这嘴！（对老土改）你家不是有病人嘛！

老土改 （指指郑家的窗户）毅军不也体格不好嘛！把这点果，这几个蛋卖了，估摸够抓药了。

唐二尖头 我说赵哥，凭你“老土改”跟大队说说，老嫂子病落炕了，就不能让福生和媳妇回来？大兵团